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二十一

劉氏廸簡皇王大學通旨舉要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書凡十章一章總言三綱領二三四章釋

三綱領注畧五章至十章釋八條目注解

江西通志劉廸簡字簡卿安福人吳元年被徵授尚賓館副使洪武建元進皇王大學通旨奉詔使交趾至南寧道卒

劉氏清大學要旨

一卷

未見

傅氏淳大學補畧

一卷

未見

范氏祖幹大學發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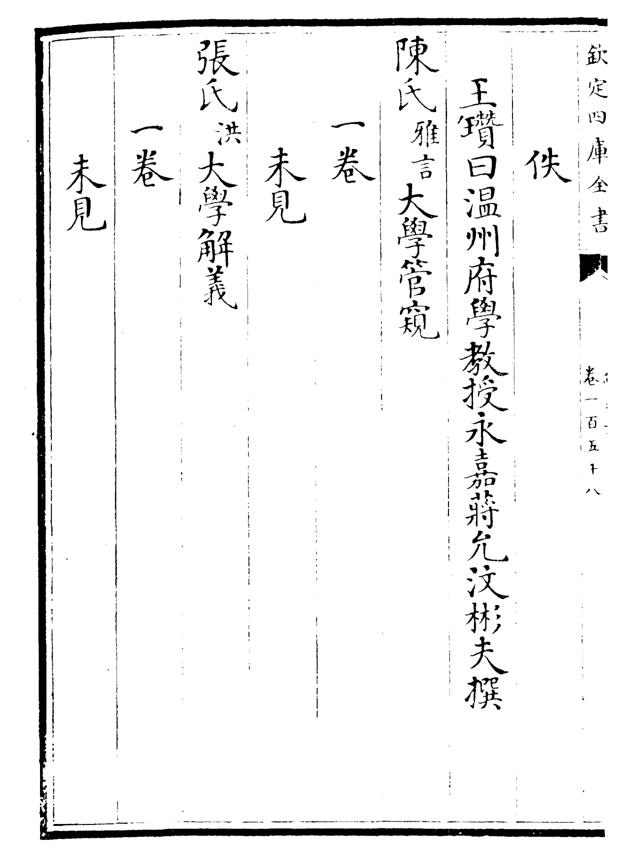
一卷

佚

劉氏清大學要句

佚

蔣氏允汶大學章旨



佚

王瓚曰温州府學教授永嘉蔣允汶彬夫撰

陳氏雅言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張氏洪大學解義

一卷

未見

鄭氏濟大學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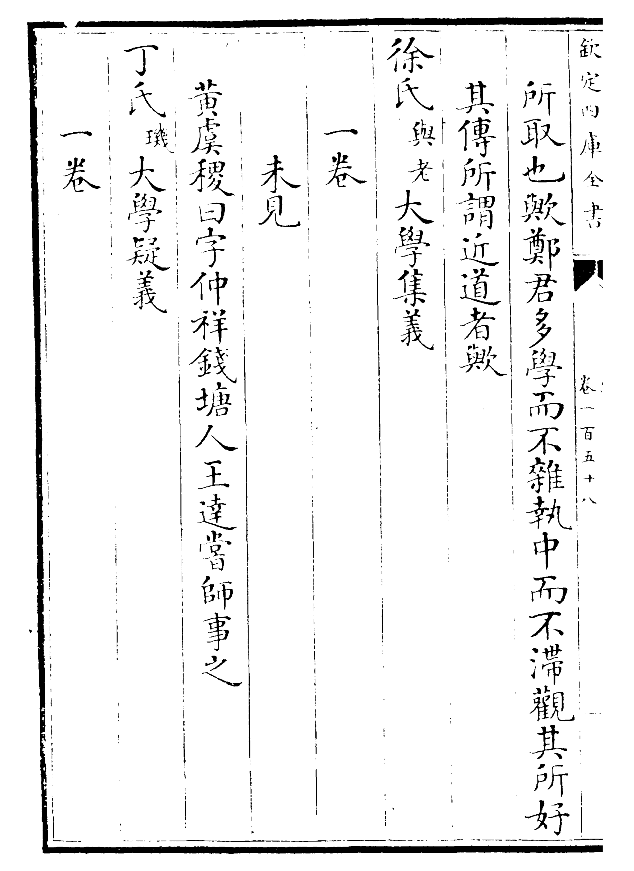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方孝儒後序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

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授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嘗

斷然以為至當哉姑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嘵嘵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為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略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為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



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

徐氏與老大學集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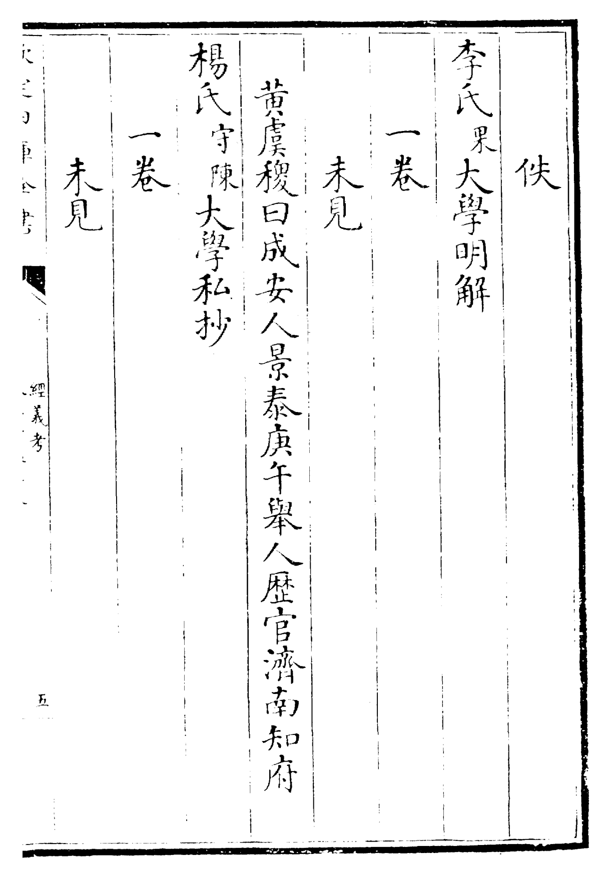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字仲祥錢塘人王達嘗師事之

丁氏璣大學疑義

一卷


佚

李氏果大學明解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成安人景泰庚午舉人歴官濟南知府

楊氏守陳大學私抄

一卷

未見

守陳自序曰蒙少受大學輙併其章句誦而味之佐以或問參以諸說已自謂通矣及誦之久味之詳乃反有疑焉其後誦益久味益詳疑亦從而益繁積數十載雖與天下友反覆講之疑終不釋也今家居無事日誦味之而疑如故乃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録章句於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謂別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於各章之末既而誦且味之怡然理順乃淨抄成

帙閟之篋中不敢以示人一日客或翻篋見之閲未
半輒嘻笑且怒罵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李聖經
至此也夫大學者孔子之經曾子之傳而朱子之章
句或問後學惟誦習之莫敢違也何乃僭易而妄解
之亟焚之毋貽是書累也愚應之曰非敢爾也王魯
齋曰天下所不易者理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
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
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强為異而苟為同也

今蒙所抄縱未得乎義之至善亦足全吾心之所安若其謬說只自謬耳是書豈被其累譬如蜀之八陣石一時或亂之而千載如故也虞之五瑞玉一臣或失之而萬國自如也子安庸怒哉客赬頩而去余甚慚且悔然業已抄之不忍毀也用識之篇末

丘氏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又補前書一卷

存

神宗御製序曰朕惟帝王之學有體有用自仲尼作大學一經曾子分釋其義以為十傳其綱明德新民止至善其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闡堯舜禹湯文武之正傳立萬世帝王天德王道之標準宋儒真德秀因為大學衍義摭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實之顧所衍者止於格致誠正修齊而治平猶闕逮我孝宗敬皇帝時大學士丘濬乃繼續引伸廣取未備為大學衍義補揭治國平天下新民之要以收明德之功采古

今嘉言善行之遺以發經傳之指而後體用具備成
真氏之完書為孔曾之羽翼有功於大學不淺是以
孝廟嘉其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特命刋而
播之朕踐阼以来稽古正學經史諸書博涉殆徧因
念真氏衍義我聖祖大書於廡壁累朝列聖置之經
筵肅宗聽講之餘賦翼學詩以紀之朕爰命儒臣日
以進講更數寒暑至於終篇然欲因體究用而此書
尤補衍義之闕朕將紬繹玩味見諸施行上遡祖宗

聖學之淵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戶曉用臻治平昭示
朕明德新民圖治之意爰命重梓以廣其傳而為之
序如此云

濬自序曰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
於一人之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夫億兆人民之
生其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
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
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葢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

典二帝三王以来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教為學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人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眞德秀又剟取經傳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

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然其所行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領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條理節目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其

一功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以大也者小之積也譬則綱焉綱固不止於一目然一目或解則綱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於一椽然一椽或虧則室有不具此臣之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眞氏所衍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國用曰明

禮樂曰秩祭祀曰廣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
備曰馭夷狄曰成功化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達外
而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夫
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眞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之天下
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収夫格致誠正
修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略以成其全故題
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駕先賢以犯不避之罪
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是蓋就其本體而言耳若即其功用而究竟君臣之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行之必舉其要是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此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為治國平天下之

要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艸澤幽遐不履城闉而得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治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眞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行而實專主於啟發當

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較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葢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頗多重復所修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也臣遠方下士叨官禁近當先皇帝在御之日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眞氏之書進講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葢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

諸史百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言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為聖明所不棄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謹序

何喬新志墓曰公以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治國平天下之事闕焉乃採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今天子嗣位

之初公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千兩紵絲二表裏陞公尚書且命録其副付書坊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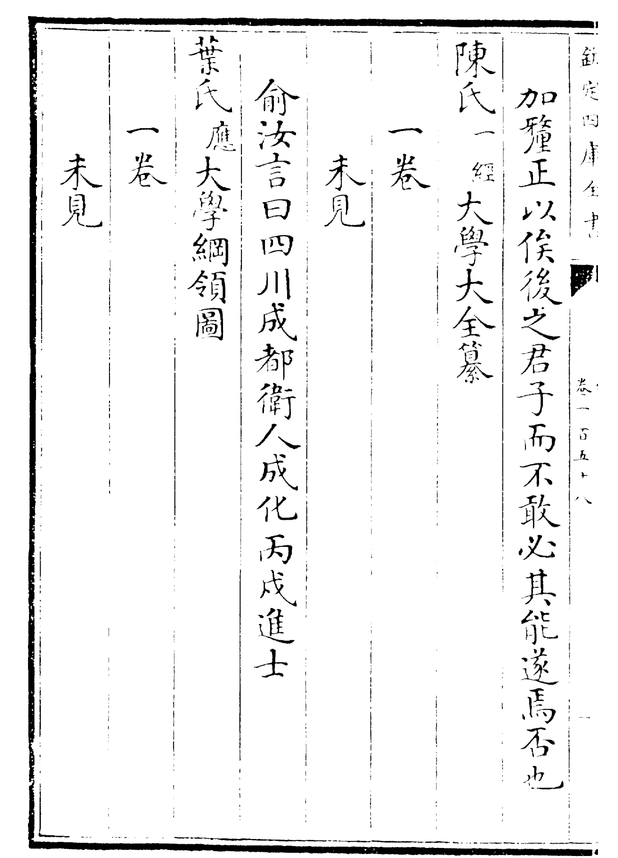
程氏敏政大學重定本

一卷

存

敏政跋曰大學章句朱子所訂且為格致傳補亡有

大惠於後學朱子既沒矩堂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雜於經傳中未及正耳王峰車氏若水慈谿黄氏震魯齋王氏柏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巽卿及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異而於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著為定本而未能也暇日默記衆說參互考之手自録出如右他日或放歸田當再加紬繹并訂其注疏而凡諸經子中有先儒成說可還其舊者悉



加釐正以俟後之君子而不敢必其能遂焉否也

陳氏一經大學大全纂

一卷

未見

俞汝言曰四川成都衛人成化丙戌進士

葉氏應大學綱領圖

一卷

未見

蔡氏 清 攷定大學傳

一卷

存

徐師曾曰大學篇錯簡甚多程子既為之表章定著朱子又為之更正補亡其所作章句或問至於今家傳人誦似無遺議矣厥後諸儒若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簡編錯亂而攷定者失其序耳遂欲移經文知止以下二條置於子曰聽訟之

上以為傳之四章釋致知格物而車氏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至蔡氏清攷定傳文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尤為近理使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

毛奇齡曰與朱氏改本並同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八字删此謂知本四字

李氏承恩大學拾朱

一卷

未見

王氏啓大學稽古衍義

未見

楊氏廉大學衍義節略

二十卷

未見

廬序曰大學衍義先儒眞德秀之所著也曰節略者臣不揆寡陋冒昧為之也舊四十三卷今為二十卷云竊謂德秀之書雖其援引之富論說之辨然無一言而不源流於孔子之經無一句而不根本乎曾子之傳無一言而非人君為治之法無一句而非人臣責難之忠至當至精至切至要臣之過慮惟恐萬幾之繁經筵之講讀未易以畢乙夜之披閱或難於周

此節略之所由以成也然先其少而後其多由其約以致其博則何不可之有哉此書所謂前列二者之綱曰帝王為治之序曰帝王為學之本是也為學乃明明德為治乃新民即大學三綱領之二也所謂後分四者之目曰格物致知曰誠意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是也格致以始之修齊以終之即大學八條目之六也雖曰三綱領之二而至善之止固在乎中雖曰八條目之六而治平之理悉該乎內仰惟陛下躬上

知之資稟生知之性一讀百篇五行並下是豈尋常可得而窺測也哉自今以往誠留意焉則帝王之學必可傳帝王之治必可復矧以篇章減省工夫惟在於專旬月研窮效驗決有可獲至於一得之愚并此以獻　又進表曰居楓宸乃膺君師之任在杏壇實遺治教之書學雖上下之皆同責於南面而獨重若能實用其力則必大有其功經則誦於孔子而曾子述之傳則原於曾子而門人記之至程子始取之禮

經迨朱子乃為之章句若夫引用五經四書之大揀擇諸史百氏之說據千載之空腔為一旦之塡實或言其理或舉其事體用一原即理而事無不包顯微無間即事而理無不在每條祇引其凡逐節惟提其要簡以御煩約以該博此則莫有逾於衍義之書而實成於真氏之手其所以修己而明德者一二帝三王之明法其所以治人而新民者一唐虞三代之成功否則不漢之雜霸亦唐而已不唐之雜夷亦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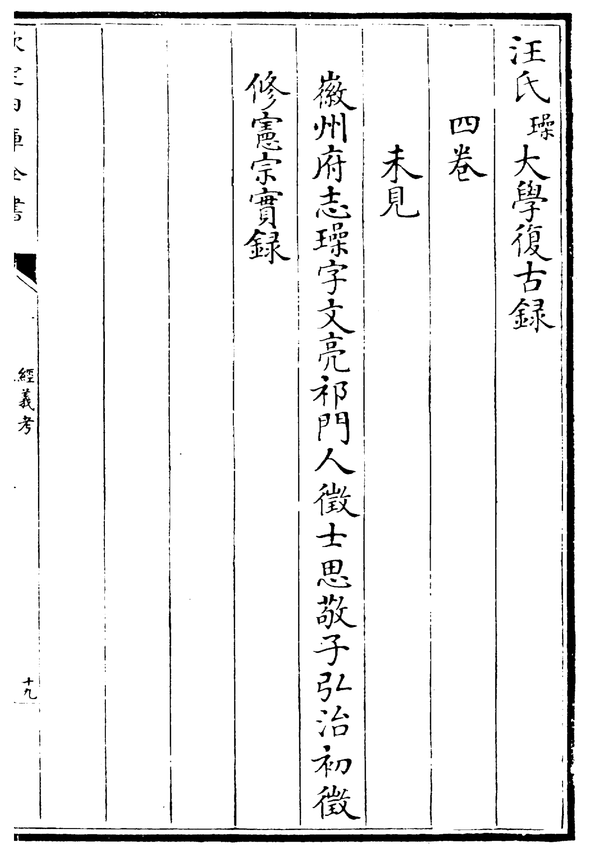
已君子勘與聞大道之要也小人豈盡皆至治之澤乎此書在祖宗朝或書之以為昕夕之諦觀或賛之以為出治之條格仰列聖之承傳同執中之授受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以至於今也茲者恭遇皇帝陛下入繼大統益衍天潢聰明睿知素著於潛藩仁勇聖神頃觀乎登極然程子為說書拳拳焉進涵養薫陶之說朱子繼講席切切然有窮理讀書之言豈非當新君之幼冲與嗣皇之初政也哉臣嘗言於孝

宗皇帝謂經筵不必泛及夫他卷而勸講惟當專用夫是編覽之數日已可窺其大端講之浹句決可會其歸宿茲者竊慮萬幾之繁在於一日之内於是尋行數墨竭精力以繙閲其全輯短截長忘寡陋而採取其半非敢精以求精第欲省而又省近年學士有病其闕而補以治平之篇今日愚臣乃懼其多而妄有節略之舉既簡矣而簡之至則本於一心亦約矣而約之極則在於一敬此聖賢之真傳乃道學之密

旨九重誠留意焉乙夜億過目焉則所謂大端者當不待於數日而後窺所謂歸宿者抑豈俟於浹旬而後會哉蓋二帝三王之為君皆為如此之學故唐虞三代之致治咸臻如是之隆瑟僩赫喧今復見之獨詣親賢樂利亦何幸於躬逢所有大學衍義節略凡二十卷臣之愚得間附一二繕寫裝潢共計十帙謹

隨表上進

黄虞稷曰廉官南京禮部尚書時進呈



汪氏[璪]大學復古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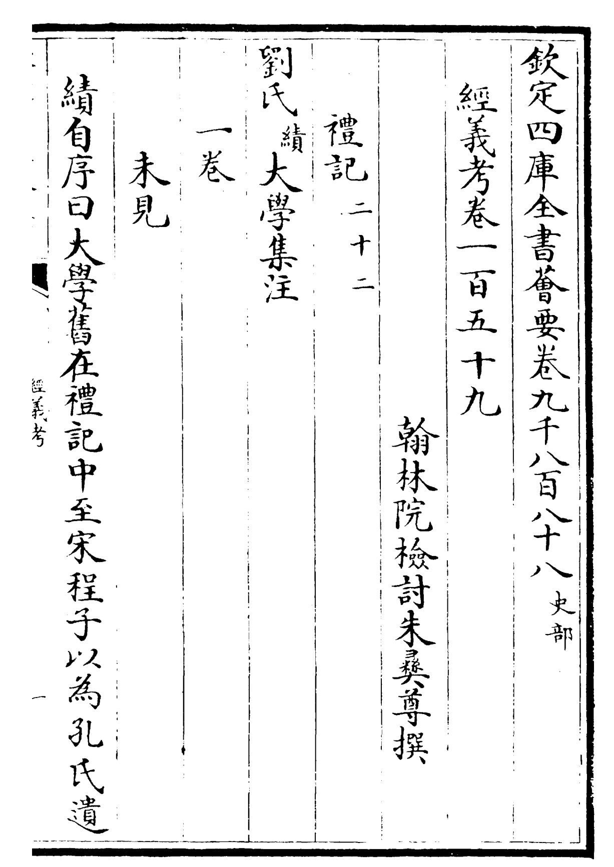
四卷

未見

徽州府志璪字文亮祁門人徵士思敬子弘治初徵

修憲宗實録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八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二十二

劉氏續大學集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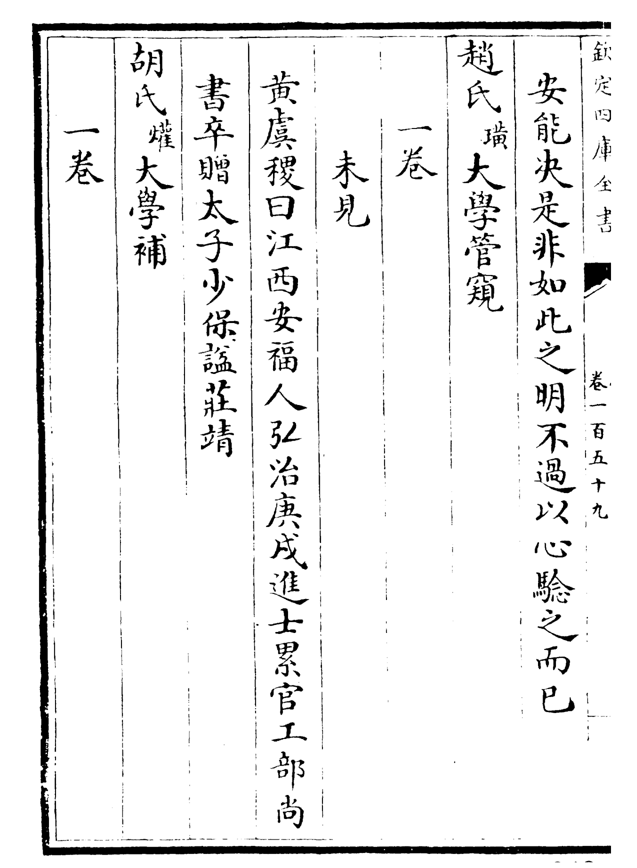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績自序曰大學舊在禮記中至宋程子以為孔氏遺

書而表章之朱子為之章句然天下之理不容毫髮差故據舊本取詩云至沒世不忘一百二十五字次聽訟章後取此謂至必誠其意一百二十八字又次其後改知本二字為物格然後此為完書蓋格乃感而應之學以聚之問以辨之皆欲得人心同然故即其感應者知其為善誠意黙而識此善也正心不為物誘此善也修身善發於外中禮也治國平天下善見於遠近事業也自人所得曰德以其可欲曰善即

新民而見明德止至善非新民亦止至善也家言孝
弟慈國天下言老老長長恤孤善之用有差等也絜
矩格物之施於政也得衆善之同也得天命善之充
也忠信進之方也財用行之效也循是為君子反是
為小人用樂善而迸戕善仁人其至也即民之秉彝
立教則百王難損也故此書精粗兼備先後相因上
下通行古今不變始而易知易行終則可以位天地
育萬物也績生去孔子幾二千年去朱子幾四百年



安能決是非如此之明不過以心驗之而已

趙氏璜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江西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累官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莊靖

胡氏爟大學補

一卷

未見

太平府志胡爟字仲光蕪湖人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除户部主事

胡氏世寧大學衍義補膚見

四卷

未見

吴任臣曰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清昌化籍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

王氏守仁大學古本旁釋

一卷 一本四卷

存

守仁自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新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

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
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
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
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
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
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
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
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

錢德洪曰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録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闕傳可補以誠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書成旁為之釋而引以序

鄭曉曰大學一篇程子更定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康成所注唐國子祭酒孔穎達

所疏皆古本也宋四明黄氏震元金華王氏柏臨川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温陵蔡氏清莆田鄭氏瑗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

羅汝芳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闕無所用補也

宋犖曰伯安具文武才人鮮能及乃以講學故毀譽迭見殆當時是非幾混於後世葢其無善無惡之論

朱子晚年之編學者無所用其回護至謂其縱士卤掠得寧邸金寶初通宸濠策其不勝而背之且擅離職守處置田州事宜失當用兵機詐此謗毀之餘唾不足拾取也

按大學在小戴記中原止一篇朱子分為經傳出於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并中庸大學文删去之於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過取

鄭注孔義本而旁釋之爾近見無錫張夏輯雒閩源流錄於陽明傳謂其叙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為陽明罪果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大學問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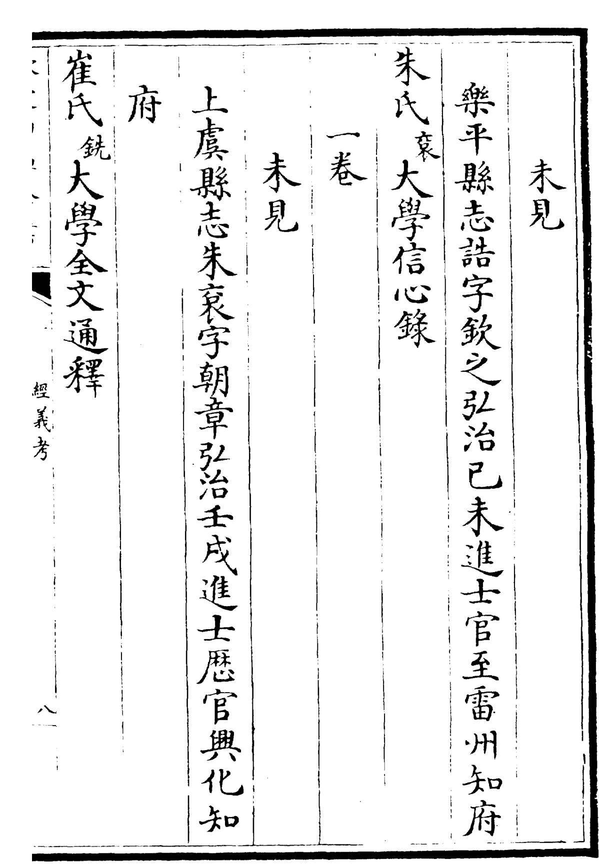
錢德洪曰吾師接初見之士必借學庸首章以指示

聖學之全功使知從入之路師征思田將發先授大
學問德洪受而讀之
鄒守益跋曰聖學之明其在大學乎聖學之不明其
在大學乎古者自小子至於成人初無二致故曰蒙
以養正聖功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初無二學故曰壹
是皆以修身為本後世岐小學大學為二而謂帝王
經綸之業與章布章句異嗚呼聖人之教天下也將
望其為經綸乎將望其為章句乎古人學術之同異

執是可以揩矣古者灑掃應對造次顛沛參前倚衡無往非格物之功故求之吾身而自足後世鑽研於書策摹擬於事為考索於鳥獸草木以一物不知為恥故求諸萬物而愈不足求諸吾身而足者執規矩以出方圓也求諸萬物而愈不足者揣方圓以測規矩也絜矩以平天下天下之大道也而其目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千變萬化只在自家好惡上理會嗚呼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

恐懼可以位育擴充四端可以保四海夫非守約施博之要乎聖學之篇要在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定性之教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其於大學之功同耶異耶陽明先師恐大學之失其傳也既述古本以息羣疑復為問答以闡古本之藴讀者虛心以求之泝濂洛以達孔孟其為同為異必有能辨之者

程氏詒大學衍義補會要



未見

樂平縣志詰字欽之弘治己未進士官至雷州知府

朱氏袞大學信心錄

一卷

未見

上虞縣志朱袞字朝章弘治壬戌進士歷官興化知府

崔氏銑大學全文通釋

一卷

存

銑自述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克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絜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

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實乎此者誠也岐乎此者欺也

湛氏若水古大學測一卷又難語一卷

存

若水自序曰甘泉子讀書西樵山讀古本大學喟然嘆曰大學之道其粲然示人博矣其渾然示人約矣明德親民其粲然矣乎止至善其渾然矣乎夫非有

二之也其粲然者乃其渾然者也是故明德親民以言乎大體矣止至善以言乎實功矣曷謂燦然其體用周以弘其分成己而成物是故以言乎大體也曷謂渾然其理要其學易簡而久大是故以言乎實功也曰曷謂至善曰以言乎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物之理之純粹精焉者也純粹精焉者非他也天理也天理者非他也吾心中正之本體也明德親民之奧也其體用之一原也是故止至善而明德親民之

能事畢矣曰曷止之曰自知止而定靜安慮知行並進乎此者也知所先後知此者也自天下而之格物自格物而之平天下始終反說約此者也格物也者止至善也言屢而意至矣故止至善則無事矣或曰子之必主乎古本何也曰其以修身為格致也敬之力也身之也非口耳之也學者審其詞焉其於道思過半矣是故其書完其序明其文理其反覆也屢其義盡大哉博矣約矣其道也其至矣乎予懼斯文之

晦求之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誠不自揣謹離章集訓而測焉以俟君子正德戊寅孟秋

陸氏深挍定大學經傳

一卷

未見

魏氏校大學指歸

一卷古文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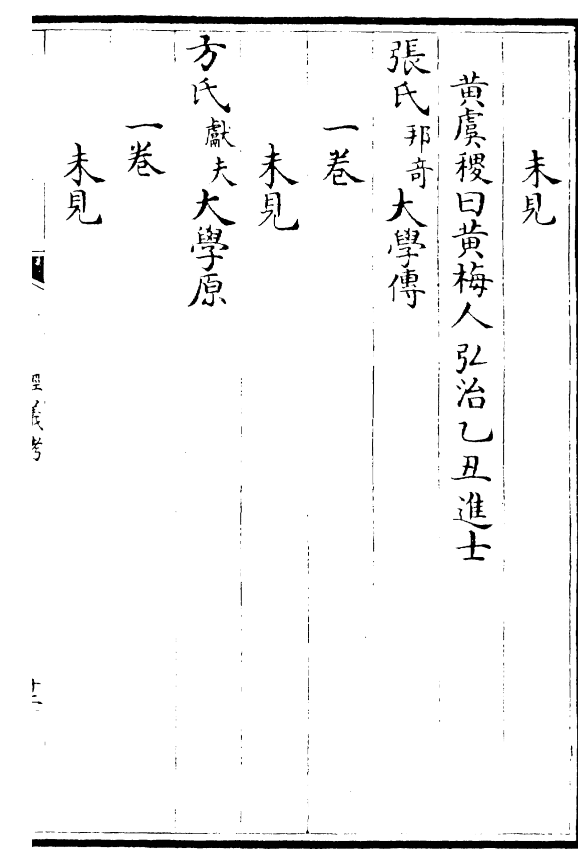
存

王廷序曰嘉靖壬寅夏莊渠魏先生大學指歸成先生屬廷爲之序序曰古人之學心學也外心而言學者非也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明此之謂明德推此之謂新民止此之謂至善堯舜禹湯文武所以能致唐虞三代之治者於此耳後世大道既隱學術分裂世之言學者學其所學而非古人之所謂學矣夫學戾古人則無真儒無真儒則無善治矣先生夙契先聖之旨憫學者之寖失其初也乃直探本原揭示

標凖凡數脫稾始克成編名曰指歸其詞質其旨遠其文簡覯此而於古人之學思過半矣或曰大學一書朱子為之章句今天下已家傳人誦而指歸者何夫道本無言而有言者憂學之不明也章句析其義指歸一其趨葢有相發明而不相悖者是烏能已於言哉書總一卷其篇次從古文考異亦附見云

廖氏紀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黄梅人弘治乙丑進士

張氏邦奇大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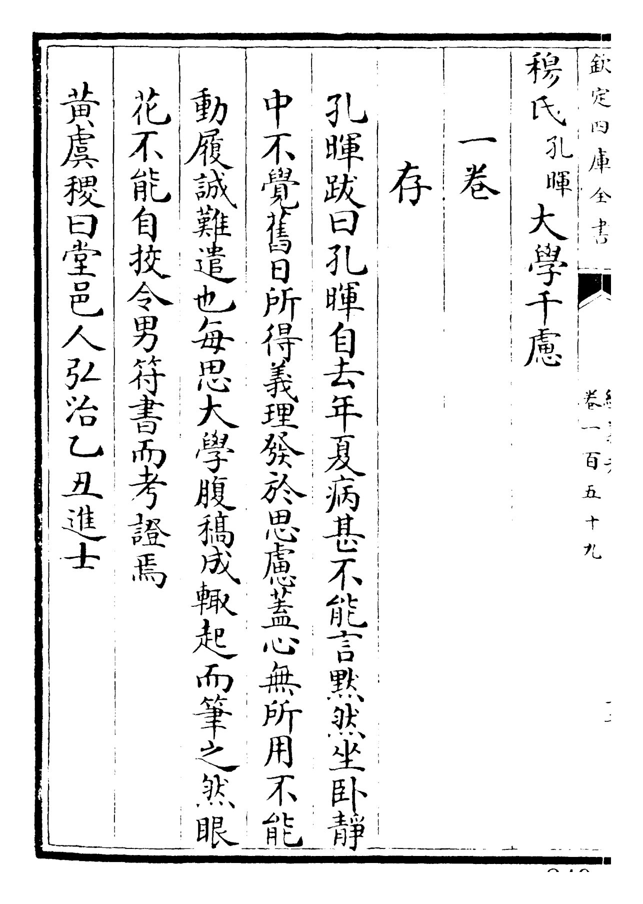
一卷

未見

方氏獻夫大學原

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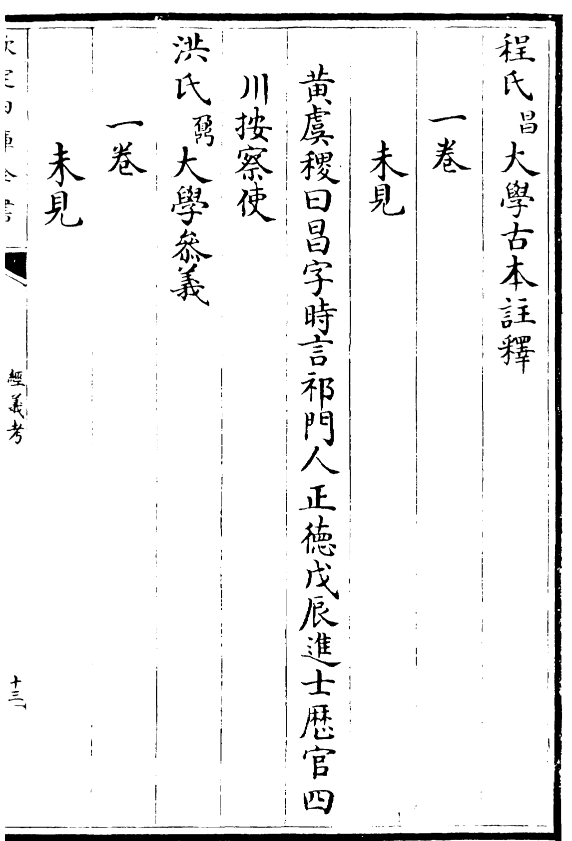
穆氏孔暉大學千慮

一卷

存

孔暉跋曰孔暉自去年夏病甚不能言默然坐卧靜中不覺舊日所得義理發於思慮蓋心無所用不能動履誠難遣也每思大學腹稿成輒起而筆之然眼花不能自按令男符書而考證焉

黄虞稷曰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



程氏昌大學古本註釋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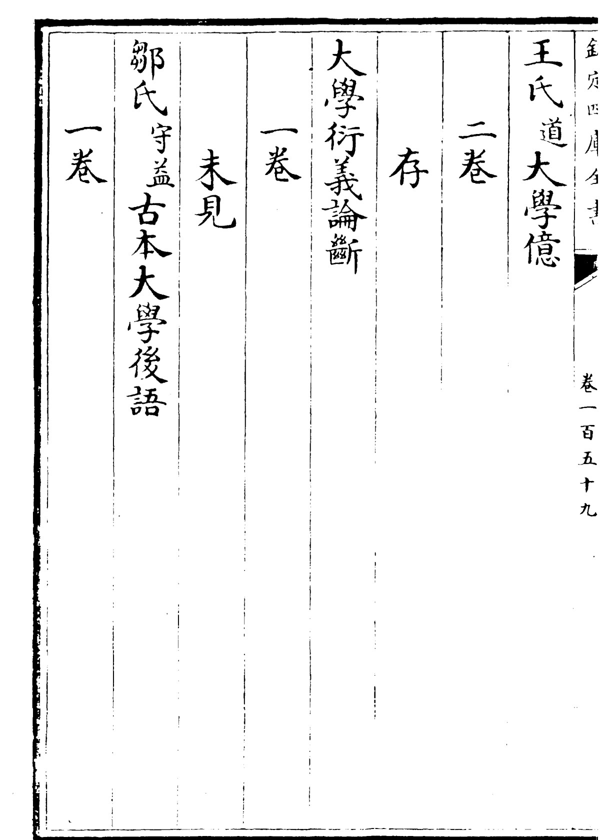
未見

黄虞稷曰昌字時言祁門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使

洪氏鼐大學叅義

一卷

未見



王氏道大學億

二卷

存

大學衍義論斷

一卷

未見

鄒氏守益古本大學後語

一卷

未見

黄氏訓大學衍義膚見

未見

徽州府志黄訓字學古歙人正德甲戌進士知嘉興縣入為部郎

林氏希元更正大學經傳定本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同安林希元茂貞平居好古晚歲叅訂諸儒所定大學格物致知之説附以意見曰更正大學經傳

王氏漸逵大學義略

一卷

未見

漸逵自序曰大學之教首之以明德親民相並而行焉何也曰此聖賢廣大精微之學合内外而一之者

也是故天下之大物我而已矣吾性之德體物我而已矣物我合體存于學此學之所以爲大也至善者吾心中天之則也在心爲明德在事爲至善合內外者也自人而內之心也意也知也德也吾之所有也自身而外之家也國也天下也民也吾之所與也成己成物之道也是故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老莊佛氏之徒竊吾之明德以自私自利而肆其說者矣故示之以親民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之有管

以商韓之徒竊吾之親民以自私自利而鼓其術者矣故示之以明明德焉聖人有以知天下後世崇制象於彌文假述作爲美觀而民不被其澤者矣故示之以教化用人理財焉故觀諸親民而見聖賢廣大之學有以異於老佛之偏枯者矣觀諸明德而見聖賢精微之學有以異管商之昏汩者矣爲人君而不知大學之道必陷於禍敗之機爲人臣而不知大學之道必昧於義利之辨爲學者而不知大學之道則

溺於老佛之偏功利之弊斯則聖賢之所憂著之於經以為教者也惜其雜於戴記間篇脫畧賴程子而表章易置之殆為完備然於[illegible][illegible]之精蘊猶畧焉故特[illegible]而著之學者能[illegible]此識其大焉則所以合內外一[illegible]我而於窮理盡性之道[illegible]神過化[illegible][illegible]機思焉下矣

聶氏豹大學臆說

一卷

未見

徐文貞公志墓曰公諱豹字文蔚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

季氏本大學一卷

存

毛奇齡曰李彭山改本不分章節刪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張宮諭陽和講學龍山出其書示學者遂刻

之行世僅大文六葉無疏義

鄭氏守道大學講義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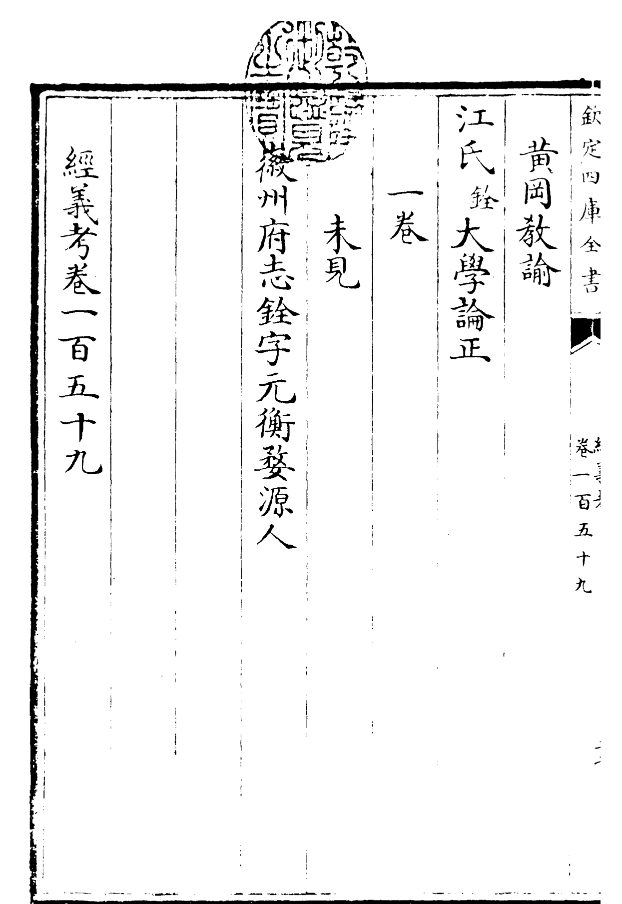
佚

黄虞稷曰福州人

周氏禄大學約言　緒言

未見

吉安府志周禄字以道廬陵人受學於陽明以貢為



黄岡教諭

江氏銓大學論正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銓字元衡婺源人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羅修源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謄録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八十九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二十三

石經大學

二卷

存

陳龍正曰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迄無確論石經大

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偽作而鄭端簡重其書流傳漸久恐後世不察第見其段落分明血脉融貫果以為孔曾真本肇自天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古經自有脉絡錯綜者遇不可解無寧闕疑程朱明更之近於大臣擅易位之權而坊暗更之殆祖春申文信之故智行之著述之間其罪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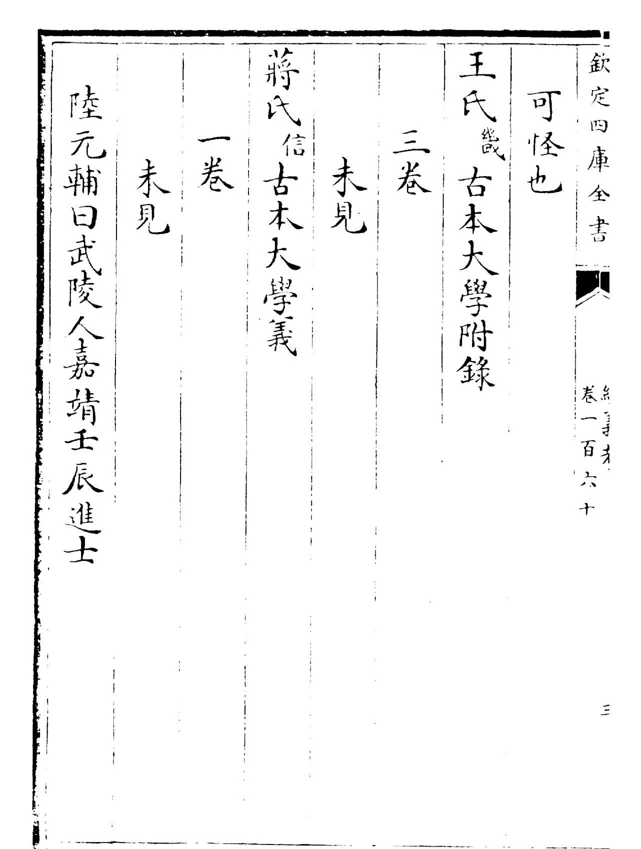
吳應賓曰石經大學非真石經也謂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

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按魏文帝始以黄初紀元在明帝則為太和為青龍為景初在齊王芳則為正始為嘉平在高貴鄉公則為正元為甘露在元帝則為景元為咸熈而禪於晉未嘗有政和之年號瞿元立言魏者僞也魏無政和而言政和亡是子虛之謂也

陸元輔曰豐坊以詩名于時有集行世至所傳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等書實皆僞撰而當時名公多為所

惑如鄭端簡以石經大學次第亦自可玩味郭青螺李本寧刻子貢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其書首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又次物有本末四句又次緡蠻詩又次知止節又次邦畿節又次聽訟節又次自天子二節又次物格而后知至節又次所謂誠其意章又次所謂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顔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所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章首

節次一家仁節次康誥曰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章三節次秦誓曰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維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明德新民二章次穆穆文王節終焉當豐氏本既出管志道為作章句測義略義錢一本曹胥儒俱有刊本皆為坊所惑



可怪也

王氏畿古本大學附錄

三卷

未見

蔣氏信古本大學義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武陵人嘉靖壬辰進士

孟氏淮大學愚見

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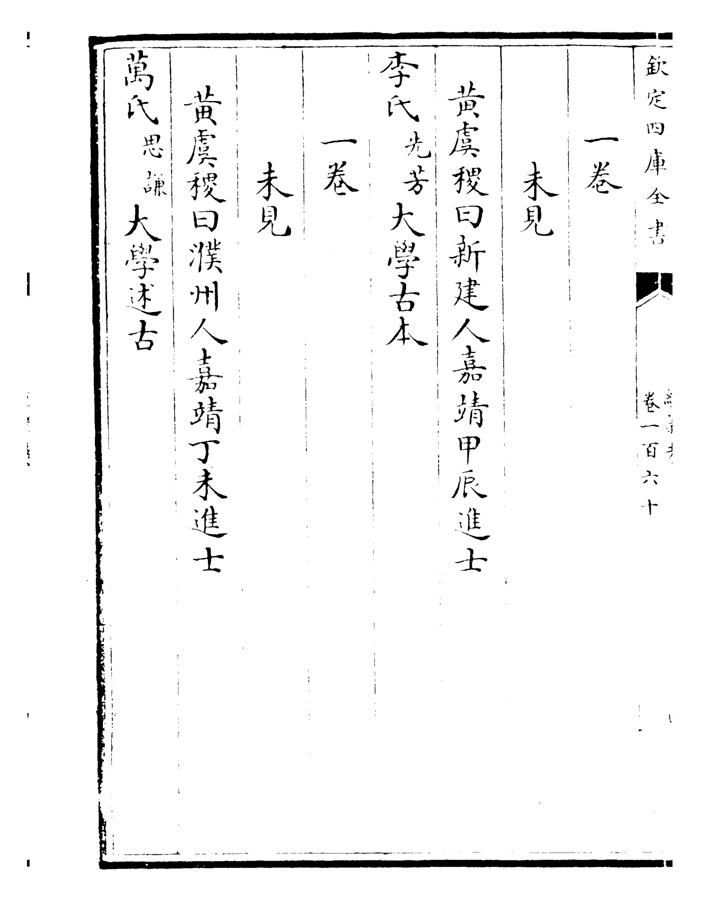
黄虞稷曰祥符人嘉靖戊戌進士

高氏拱大學直講

一卷

存

吳氏桂芳大學記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新建人嘉靖甲辰進士

李氏先芳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濮州人嘉靖丁未進士

萬氏思謙大學述古

一卷

未見

徐氏栻大學衍義補纂要

六卷

未見

黄虞稷曰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

王氏諍大學衍義略

未見

温州府志諍字子孝永嘉人嘉靖庚戌進士以僉都

御史廵撫貴州

魯氏邦彦古本大學解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睢州人嘉靖庚戌進士

史氏朝富考正大學古本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史朝富字節之晉江人嘉靖癸丑進士知永康六合二縣事入為南兵部郎出知永州府

羅氏汝芳大學說

一卷

存

張恒曰汝芳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

右其弟子從一貫録中抄出單行

許氏孚遠敬和堂大學述一卷答問一卷

存

孚遠自序　自格物之義不明而孔門之學晦謂即物而窮其理者疑於支謂於事事物物格其不正以歸於正者疑於徑謂格知物之本末與格無物之物者虛見無物者皆愚之所不能信也蓋當時司馬溫公嘗有捍去外物之說近時天台王子陽明胡子皆主

格去物欲之說乎遠當在閩中與胡子論辨不以為然及謫居山廬旋惟先君于大故几坐沉思恍然覺悟知此心不可著於一物澄然無物性體始露乃知聖門格物之訓真為深切而著明頃入七閩得温陵蘇子所遺格物之解若合符契然後益信人心之所同然爰取笥中舊著大學述一編復加删改就正有道以期共為折衷闡明聖學於天下後世共知我罪我所不敢辭避也萬曆癸巳夏五月

耿氏定向大學括義

一卷

存

楊氏時喬大學古今四體文

一卷

未見

李氏材大學約言

三卷考次一卷

未見

來氏知德大學古本釋

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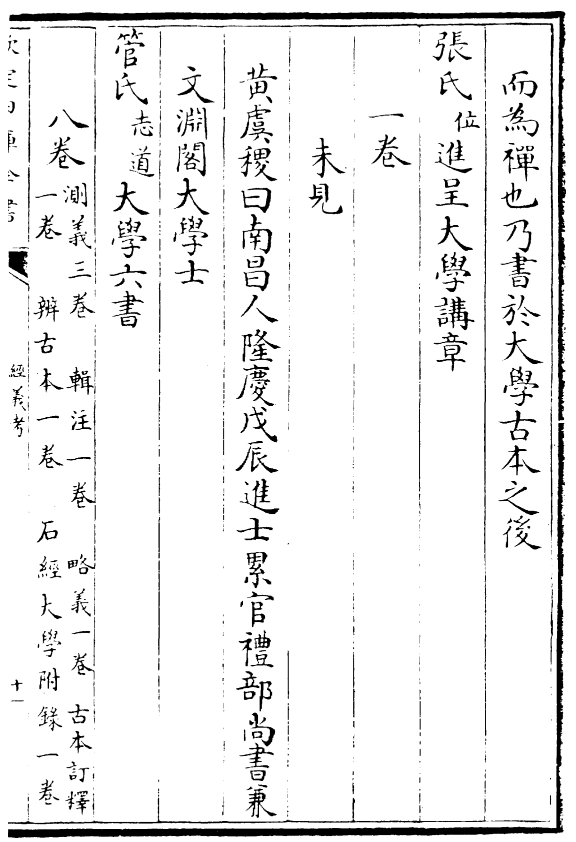
存

知德序曰大學之道修身盡之矣修身之要格物盡之矣明明德者何也昭明於天下之德也即五達道也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為明德則尚未見諸施為以何事明明德於天下也哉親者九族也民

者萬民也即親親而仁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而天下也非當作新也亦非親其民也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也自字義不明聖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荒矣道喪千載又安望其知格物也五帝三王之學皆所以明倫七十子從孔子問志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此何志也即大學老老長長恤孤平天下之志也及哀公問政孔子告之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治人治天下國家則明明德即達道不待辨而自明矣
孟軻氏得孔子之真傳者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
天下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齊宣梁惠
滕文公問政皆以設為庠序人倫明於上告之此皆
載之簡冊但天下學者日汲汲於科目如水之赴海
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又馳情於釋氏之空寂不以身
心體認之以至此義不明耳秦漢以來聖人之道渾

如長夜至宋河南程氏取而表章之朱子乃為之注可謂有功於聖門矣但以明德為虛靈不昧以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不免失之支離至陽明王氏以此書原未錯簡程朱格物不免求之於外可謂有功於程朱矣但仍以明德為靈昭不昧而教人先以悟良知則又不免失之茫昧支離茫昧雖分內外然於作聖工夫入手之差者則均也德以未仕山林中潛心反覆二十餘年一旦恍然有悟懼天下之學者日流



而為禪也乃書於大學古本之後

張氏位進呈大學講章

一卷

未見

黄虞稷曰南昌人隆慶戊辰進士累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管氏志道大學六書

八卷 測義三卷 輯注一卷 略義一卷 古本訂釋一卷 辨古本一卷 石經大學附錄一卷

存

胡氏時化大學注解正宗

一卷

未見

祁承㸁曰餘姚人隆慶辛未進士

朱氏元弼大學通注

一卷

存

蔡氏士喈古大學注

一卷

存

王復禮曰蔡氏古大學注太倉王文肅序之嘗以進呈

姚氏舜牧大學疑問

一卷

存

周氏從龍大學遵古編

一卷

存

李日華序曰大學一書與中庸同出戴記宋儒目為修己治人之方而以六藝當小學夫書數射御信卑卑矣然亦非絶慧精詣不能擅恐未可輕責之髫丱輩而以煌煌禮樂之大槩受小學之目則是書將不得為禮樂之書可乎周彦雲先生性喜治經而不欲

沿習勦說所著中庸發覆已膾炙士林無何又出大學遵古編行之名曰遵古遵古本石經也世所傳石經不知何所本楊止庵少宰業立說痛排之而先生良有當焉何居全書不分經傳又以六所謂溯繹而上知首章即已備格物無俟更補又以咏淇澳詩知文武心法乃在武公及定為子思居衛之作皆鑿鑿有據非依人口吻異同者可以傳矣

按周氏誤信石經大學為古文名其編曰遵

古不知石經之非古也

唐氏伯元石經大學

一卷

存

按豐坊偽石經大學唐氏誤信之上言於朝請頒行學官而又述之為書與管志道交相倡和皆夢魘之語也

鄒氏元標大學就新篇

一卷

存

顧氏憲成重定大學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世之說大學者多矣其旨亦無以相遠而獨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於傳之不明也於是人各就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為格物彼以彼之

說為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曁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挍沉潛反覆紬繹異同如是者久之乃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而不察或語焉而不詳或擇焉而不精則雖謂之亡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詮次私以講於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為全書而紛紛之論可息矣戊子秋日

大學通考

一卷

存

憲成自序曰程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善哉其言之也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天下翕然從之而南海𣅀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為定至於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為狥也其異也非以為競也其得也非以為在已

而故揚之也其失也非以為在人而故抑之也君子於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予故備錄之俾覽者得詳焉壬辰正月

大學質言　一卷

存

弟允成序曰余兄叔時既編定大學為一卷又集戴記諸本及諸家所嘗論說者為一卷同異得失大要

具是矣或謂余曰何不略疏其義余以告叔時叔時曰大學正文首尾不過一百二十餘字而規模廣大條理精密自來聖賢論學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即諸釋文亦惟援古昔稱先民稍加紬繹而已不能別爲之說也今何從更贊一辭曰諸家之說何如曰求諸大學可也求諸大學而合焉不問而知其是矣求諸大學而離焉不問而知其非矣亦何從更贅一辭余曰善已謂余曰程朱命世大儒其論大學也猶

然在離合之間不足以盡厭於天下後世況吾儕乎顧執己而自遂也於是時時進余而商之余退而籍其語命曰質言仲尼不云乎就有道而正焉蓋叔時之志也

嚴繩孫曰先生字叔時家於無錫縣東之涇里故學者稱涇陽先生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南京光祿少卿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著有大學三書一曰重定大學萬歷戊子秋謫桂陽州判時輯一曰大學

通考壬辰補泉州推官未赴撰二書皆自序一曰大學質言弟涇凡公序之

按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端文顧公乃亦收之吁可怪也

鄒氏觀光續大學衍義補

未見

三楚文獻録鄒觀光字孚如雲夢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鄒氏德溥大學宗釋

一卷

存

德溥自序曰夫大學以致道也乃其本則至善是巳然而必自知止始故要其端於致知格物格物者格其物之本而先之也則知止之爲亟是巳夫惟知止則修之乎於穆不顯之天而齊治均平自要其成夫斯之謂本務彼聲色之以化民末也欲操是以明明德

於天下奚由哉蓋大學旨趣實與中庸無二古稱孔伋經緯之說信不虛也比虔遊與劉調父氏深譚屬余疏其義余乃約說大旨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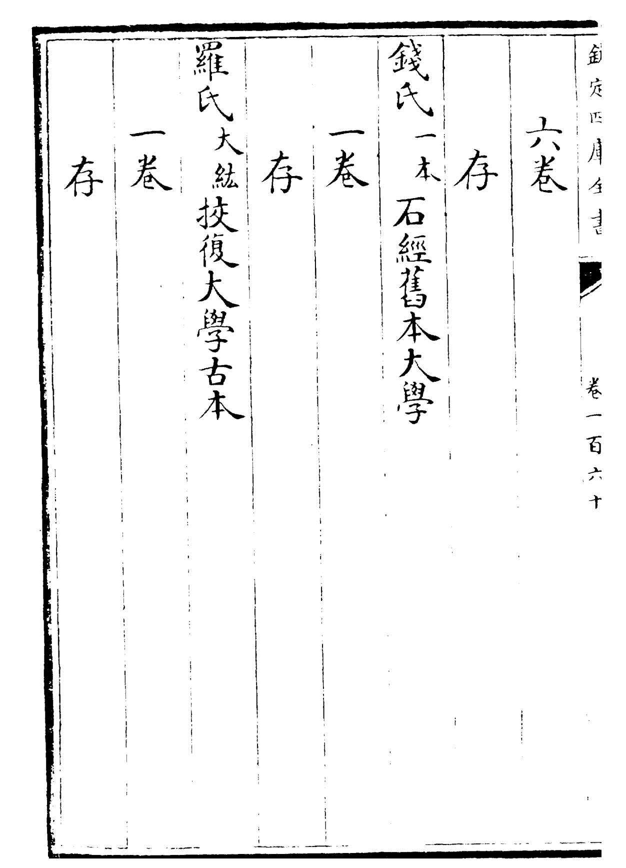
按鄒氏亦誤信偽石經者

虞氏淳熙大學繁露演

一卷

未見

徐氏即登大學本旨通



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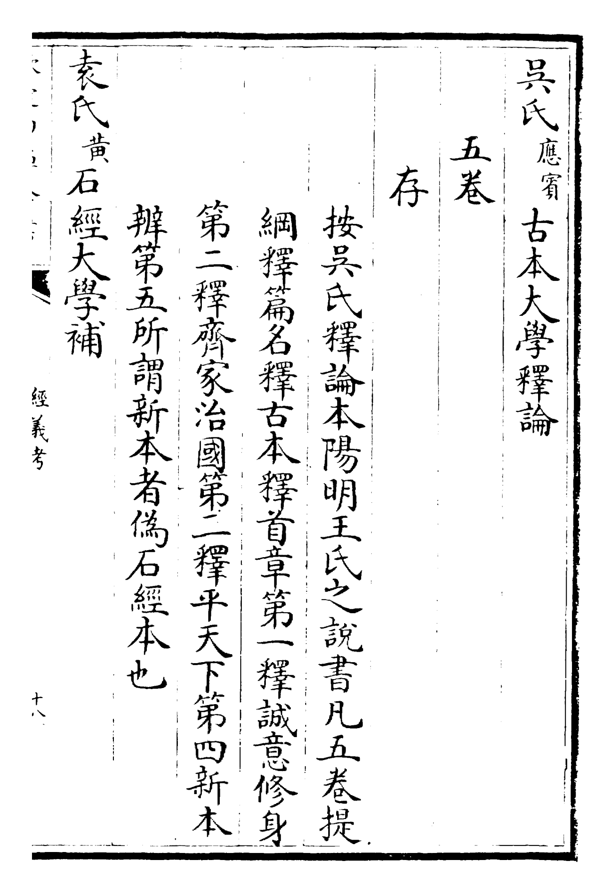
存

錢氏一本石經舊本大學一卷

存

羅氏大紘抆復大學古本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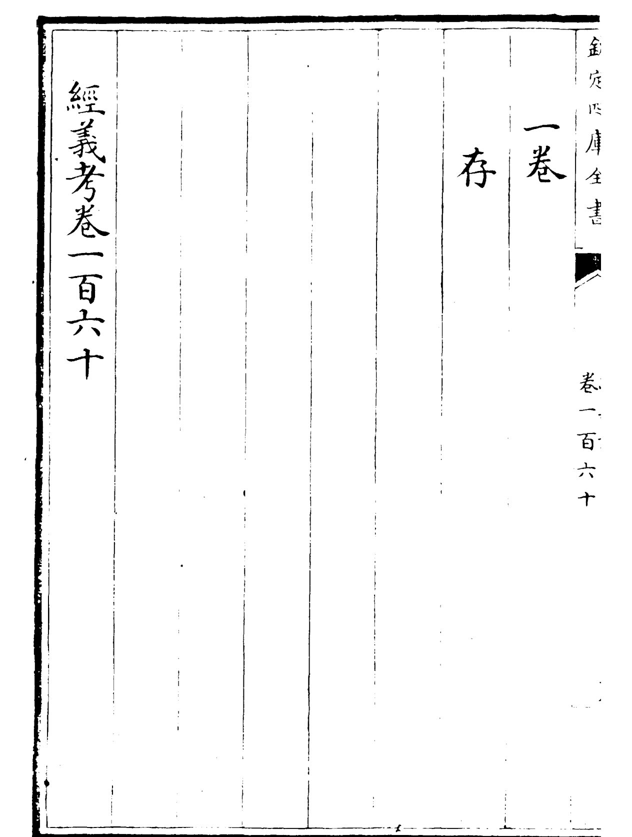
吳氏應賓古本大學釋論

五卷

存

按吳氏釋論本陽明王氏之說書凡五卷提綱釋篇名釋古本釋首章第一釋誠意修身第二釋齊家治國第三釋平天下第四新本辨第五所謂新本者僞石經本也

袁氏黄石經大學補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禮記二十四

高氏攀龍大學知本大義

一卷

存

攀龍序曰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

也謂大學有缺傳者疑首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本必從修身為本明矣有修身為本之揭則有此謂知本之結有此謂知至之結則知其為格物致知之釋文理不辨自明也獨誠意章引淇澳而下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伊川先生再易之晦庵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古而卒不能信於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强也愚葢往

來胸中結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决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决之吾决之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為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謂以為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其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為不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

本以為果釋知本則不宜别附他章固知其前後起
結必隨於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
謂定於今日乎然而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愈推而
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
年而崔先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
君子覩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
自為大學則何所底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不
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大學之道知止而已知止

之道知本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無疑於

日用非獨以殘編之似缺而復完已也

吳氏𤇆大學古本解

一卷

存

張履曰大學出於禮經原無分經分傳之說讀古本

可思而宋人以義理訓詁遂經之傳之而私補其所

未備余不敢謂朱子為非而於大義亦竊有未安者

蓋古本聯屬而章句頭緒支離古本完整而章句反覺有未備是以不免於補綴耳此吳先生力學湛思三十年有當於古本之旨也

按伺初張氏序吳氏大學謂有當古本之旨所云古本亦僞石經也

區氏大倫大學定本

一卷

未見

李氏日華大學心詮

一卷

未見

劉氏洪謨續大學衍義

十八卷

未見

黄虞稷曰南昌人萬歷乙未進士太僕寺少卿是書

旂崇禎二年進呈

劉氏宗周大學古文叅疑

一卷

存

宗周自序曰立國必有學大學王制也而訓學有記則孔門私之矣後之人以其本為王制也故言禮之家收之則戴氏又私之矣戴氏非通儒也其言禮也亷亦何有於大學六經同出於秦火之餘區區斷簡殘編初無完本而人各以記誦所得綴而成篇章其

言不得不歸之麗亦何有於禮然則戴氏之傳大學早已成一疑案矣後之人因而致疑也故程子有更本矣朱子又有更本矣皆疑案也然自朱本出而格致補傳之疑更垂之千載而不决陽明子曰格致未嘗缺傳也盡從古本是乃近世又傳有曹魏石經與古本更異而文理益覺完整以决格致之末嘗缺傳彰彰矣余初得之酷愛其書近見海鹽吴秋圃著有大學通考輙辨以為贋鼎余謂言而是雖或出於後

人也何病况其足為古文羽翼乎吾友高忠憲顧信古文亦以為格致未嘗缺傳也因本高中丞相國所定次誠意一章於此謂知本以下則在古今之間乎余嘗為之解其略見者闢之而終不敢信以為定本於是後之儒者人人而言大學矣合而觀之大學之為疑案也久矣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為格致之完與缺疏格致之紛然與同種種皆疑案也嗚呼斯道何由而明乎宗周讀書

至晩年終不能釋然於大學也積衆疑而叅之快手
疾書得正文一通不敢輒爲之觧聽其自觧自明以
存古文之萬一猶之乎疑也而滋䕶矣因題之曰叅
疑時乙酉春三月

大學古記

一卷

存

宗周自序曰大學本出於小戴禮葢大學爲訓學

校之經義故禮家收之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良偉而後之人猶以不覩古全經為恨至朱子格致之傳理本經旨事同射覆不善讀者又以為支離而王文成之古本出矣自誠意下合瞻彼數節至此謂知本通為一章云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古本序首言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然獨不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乎又曰修身為本而不及誠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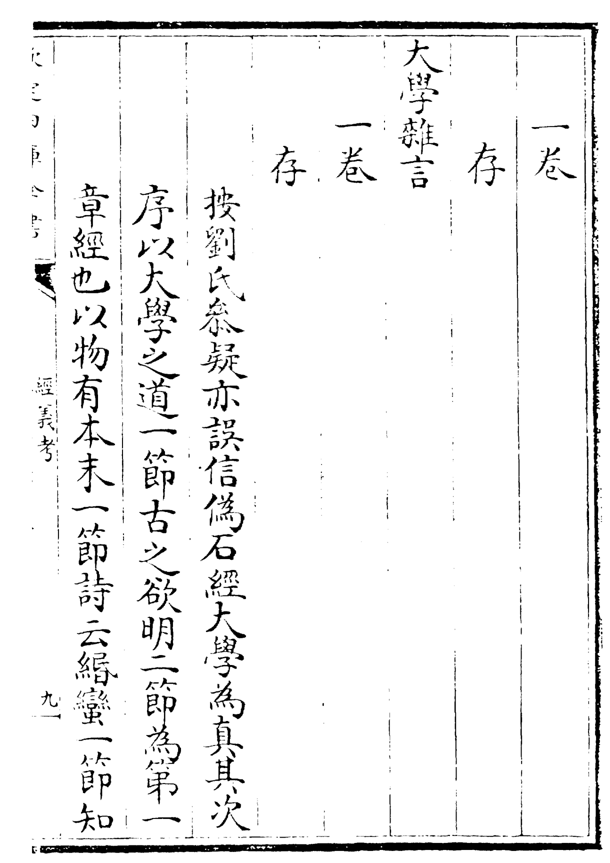
則誠意章不可以提宗明矣且以後雜引詩書凡以暢明新止至善之義而於誠意無當也其云格致在其中凡以遷就其知行合一之說而已又百年而高氏古本出實本後渠崔氏中玄高氏所定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韋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文理煥然通前為一段即以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可謂獨窺要領超出朱王之上千古残經一朝完復後之人宜無所置喙矣顧愚猶有見焉大

學雖一篇文字而自始至終命意之法有綱領有支節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簡嚴或曲暢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綱次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後次言所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修身一條明解物有本末之義其為更端而釋格致也何疑自修身以上其辭簡以嚴自修身以下其辭曲以暢又有經傳之體焉然為經為傳作者何人莫得而定也漢儒賈逵云子思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

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紬繹二書中庸原
是大學註疏似出一人之手經緯之說殊自可思而
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遺言多本之曾子而曾
子復得之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孔氏遺書而朱子
遂謂首篇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後篇爲曾子之
意而門人記之有以也門人高弟非子思而何中庸
一書多仲尼之言而子思述之則大學一書多孔曾
之言而子思述之又何疑焉今姑據朱子之意首篇

為正經以還孔曾後六篇為正傳以還子思而合之總為訓大學而設則亦還其為大學之記而已大學雖是一篇文字既可割一而為六則斷不可不割首段之一而為二以釐正八目八目只是一事既可分誠意以下逐段詳明則斷不可不分修身為本以下為格致之傳必分修身以下為格致傳者心齋王氏啟其端而未竟其說愚嘗竊取其義者也

大學古記約義



一卷

存

大學雜言 一卷

存

按劉氏叅疑亦誤信偽石經大學為真其次序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二節為第一章經也以物有本末一節詩云緡蠻一節知

止而后一節詩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
自天子以一節此謂知本一節為第二章釋
格物致知也以所謂誠其意四節為第三章
釋誠意也以所謂修身三節為第四章釋修
身之先義也以所謂齊其家三節為第五章
釋齊家之先義也以所謂治國三節故治國
五節為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也以所謂平
天下三節泰誓曰四節詩云節彼一節是故

君子先慎四節詩云殷之一節楚書曰一節是故言悖一節舅犯曰一節康誥曰一節生財有大道五節為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也以是故君子有大道一節堯舜帥天下一節康誥曰四節湯之盤銘四節詩云穆穆文王三節為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也詳其始末又與諸家不同

吳氏極石經大學疏旨

一卷

未見

萬氏寅亮大學湖南講

一卷

存

寅亮自述曰大學中庸皆出自禮記中庸鄭康成注子思子所作大學不注姓氏程子云孔氏之遺書晦庵又云首章乃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按康成本不分經傳至宋程
朱始分首章為經後各章為傳陽明子欲從鄭本鄭
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末之有也之
後文理儘相屬若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
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此
謂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之後竊謂誠意章結以
故君子必誠其意已自收煞不應後面尚有許多說
話且其意義不類必係錯簡程朱提出置首章之後

頗為有理此後鄭本與今本同事經秦火是非難以
懸斷要當附於闕疑之義者爾

劉氏元卿大學新編

一卷

未見

顧氏起經大學衍義補要

未見

瞿氏稷石經大學質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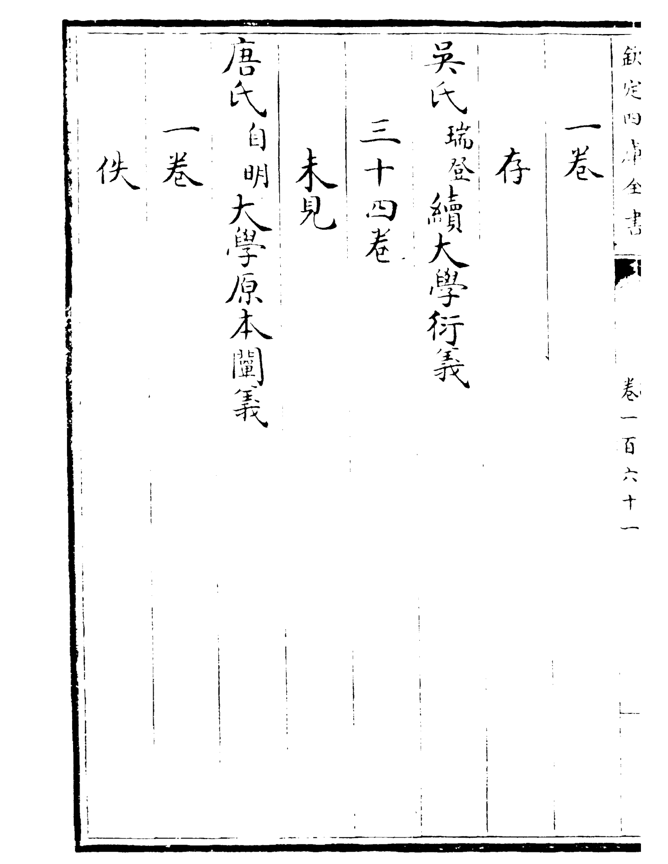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管志道曰瞿元立名稷號洞觀嘗熟人以卯武守投劾歸

錢一本曰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為精核其為偽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崛强不服真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

吳氏三極大學測



一卷

存

吳氏瑞登續大學衍義

三十四卷

未見

唐氏自明大學原本闡義

一卷

佚

郝敬序曰閩有理學真儒一人曰唐自明先生著為大學原本闡義鑽堅研微發揮名理使羣蒙頓惺疑網盡徹區區荒耄頗竊有請蓋道在天地間原不待講夫子憂學不講在春秋時云爾自與七十子開發後論語二十篇豁然大路四教雅言入孝出弟謹言慎行尋常日用飲食知味出入由戶孰非天命人性明新至善實地而世儒疑其膚淺別收戴聖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湊為四書專講性命明德以為理學

夫理者裏也一事一物之裏而道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理虛而道實聖人言道不言理道達於天下即理行乎其中矣二篇在禮則為根蔕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墮空虛道與禮禮與性命非二也禮即天命也率性也即明德即新民即至善即正心誠意也離心意性命別求禮老氏所謂忠信之薄也故子夏有素絢禮後之喻而子夏之言亦未盡是也以禮為後必求所以為禮先者

不主靜窮理流為佛氏之空寂而焉往哉故夫子僅與之言詩不與之言禮也而儒者顧謂此二篇曾子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則是道與禮二也聖人教學者約禮復禮執禮好禮學禮即學道也蹈曰道履曰禮即誠也中庸誠身大學誠意皆所謂敦厚以崇禮非空虛也教顏子為仁惟復禮復禮惟視聽言動豈空談性命如佛老云乎哉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而不由則惟有明心見性為浮屠之空

寂而已故大道以人倫庶物為實地學道以論語為證盟以先聖孔子為宗師舍此而言明德至善以為理學秪為浮屠假羽翼作逋逃主萃淵藪耳荒耄鄙儒所見如此若云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劈破籓籬乃成大家吾儕小人也硜硜信果見笑於大方之家復何辭

楊氏文澤大學衍義會補節略

四十卷

未見

沈氏曙大學古本說義

一卷

存

曙自述曰大學與中庸厥初俱雜於戴記之中至有宋諸儒始表而出之仍為之詮釋其啓佑之功誠不小第是書初行其中文義未甚明晰遂以誠意一傳裂而為五復增補致知之傳更之而辭既亂補之而

旨愈離自是為宋儒之大學非復孔氏之大學矣賴陽明先生奮臂大呼天下始翕然知有古本大學嗚呼吾輩讀古人書安能如矮人觀塲人嘻亦嘻人笑亦笑哉今古本具在試一展卷把玩則文意如是段落如是儘好讀儘可思也

繆泳曰沈君字明𤤻吳江人

林氏日正大學管窺

一卷

未見

程氏智大學定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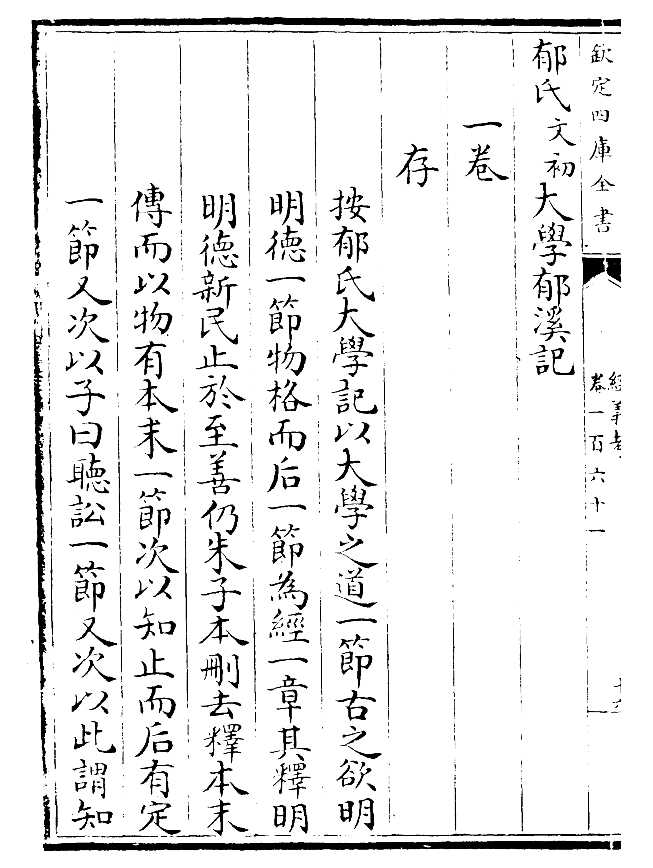
一卷

存

金侃曰雲莊程氏論易不規隨宋儒所撰大學定序亦不襲朱子章句

吳氏鍾巒大學衍注

未見



郁氏文初大學郁溪記

一卷

存

按郁氏大學記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明德一節物格而后一節為經一章其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仍朱子本刪去釋本末傳而以物有本末一節次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又次以子曰聽訟一節又次以此謂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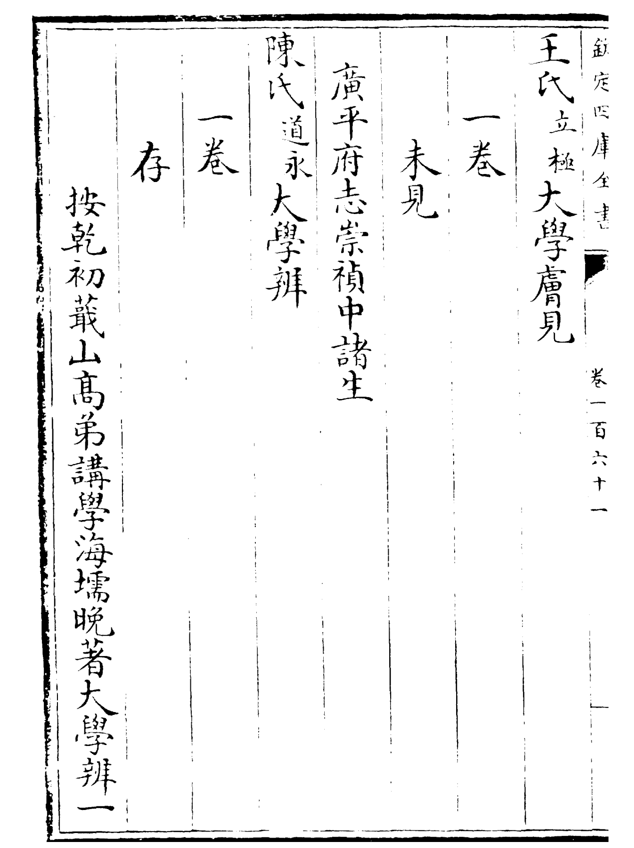
本二句為釋格物致知傳自誠意以後悉仍朱子本

張氏岐然古本大學說

一卷

未見

黄宗羲曰君諱岐然字秀初杭州人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落髮叢林稱爲仁庵禪師自遊方外尚窮六經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尚雷同所著大學古本辨繹義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確當



王氏立極大學膚見

一卷

未見

廣平府志崇禎中諸生

陳氏道永大學辨

一卷

存

按乾初蕺山高弟講學海壖晚著大學辨一

篇其畧曰子言之矣下學而上達易稱蒙養即聖功學何大小之有論語二十篇於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於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千餘年莫有以為聖經者而程子始目為孔氏之遺書又疑其錯簡而變易其文朱子又變易程子之文且為之補傳以絕無證據之言强以為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即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聽

訟兩節而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而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乃自漢至宋並無一人稱是孔曾之書謂二千年來無一學人吾不信也於時聞者皆駭桐鄉張履祥考父山陰劉汋伯繩仁和沈蘭先甸華海鹽吳蕃昌仲木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顧具言大學言知不言行格致誠正之功先後失其倫序且以朱子補傳一旦豁

然貫通近於禪宜仍還戴記其言雖咈於衆
心然其人不失為躬行君子也

吳氏肅公孔門大學述

一卷

存

肅公自序曰大學本小戴禮記第四十二篇程子謂
為孔氏遺書者也自朱子章句行而鄭注孔疏並廢
戴記中遂削原文所幸存者舊十三經鄭注耳號稱

古本廢置弗道偶或信從不以為好異輙曰反古功令繩之哉且及身于是大學永為朱子之書而孔門之大學蔑矣且夫釋經可也改經不可也儒者各鳴所見縱刺謬于聖人指而駁之經文固自若也改之則經非其經矣漢儒之釋經也不敢增損即錯簡仍之費直王弼移置周易傳文朱子方定正之而於大學乃身自蹈之分經分傳為曾子為門人析之釋之為錯簡為衍為闕移之補之使經文果有錯簡若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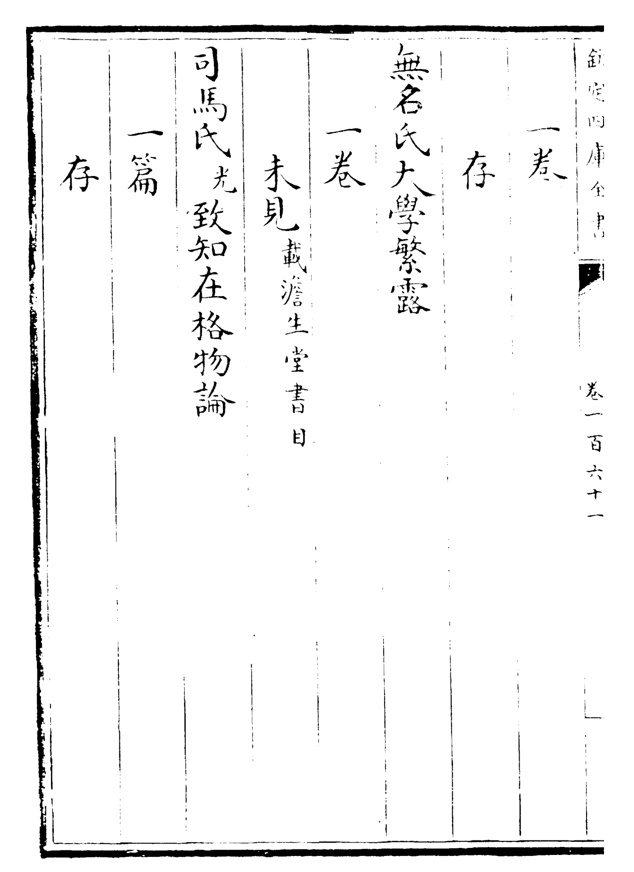
若闕而不可通當聽之無可如何况本自明備而斷以己意仍不免其衍且闕何以改為哉所以然者解經而不得其解故也不得其解因蹈改經之失竄以己意而支離不免焉噫盡亦反諸孔門之舊乎

毛氏奇齡大學正文

四卷

存

顏氏光敏大學訂本



一卷

存

無名氏大學繁露

一卷

未見 載澹生堂書目

司馬氏光致知在格物論

一篇

存

劉氏敞格物說

一卷

未見

蔡氏烈大學格物致知傳

一卷

未見

郎氏瑛訂正大學格物傳

一卷

未見

湛氏若水聖學格物通

一百卷

存

若水序曰夫聖學格物通何為者也明聖學也明聖學何以謂之格物通也宋儒程頤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夫以涵養寡欲言格物則格物有知行之實非但

聞見之粗矣然則何以至其理也知止知也定靜安慮行也知而弗去格物之功盡於此矣夫通有四倫焉有總括之義焉有疏解之義焉有貫穿之義焉有感悟之義焉夫聖人之道莫備於大學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夫自天下逆推本於格物是格物乃其本始用功之要也又自格物順循其效於天下是格物乃其本始致效之原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物格者其本始之謂乎宋臣彭龜年曰大學之書其節雖繁而道甚要格致而已張栻答曰自誠正以至治平固無非格致事也伏覩我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致曰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經文兩推天下國家身心
意皆歸其要於格物則聖祖蓋深契乎古本大學之
要矣乎由是言之聖人之學通在於格物矣故曰有
總括之義焉凡意之事則誠意之類舉之矣凡心之
事則正心之類舉之矣凡身之事則修身之類舉之
矣凡家之事則齊家之類舉之矣凡國之事則治國
之類舉之矣凡天下之事則平天下之類舉之矣輯
事以從其類取義以暢其情故曰有疏解之義焉列

誠意所以示人於意焉格之也列正心所以示人於心焉格之也列修身所以示人於身焉格之也列齊家所以示人於家焉格之也列治國所以示人於國焉格之也列平天下所以示人於天下焉格之也意身心之於家國天下之事非二也一以貫之也故大學於誠意曰好惡曰慎獨於正心曰忿懥曰憂患曰恐懼曰好樂於修齊曰辟曰好惡於齊治曰孝弟慈曰心誠求曰恕於治平曰絜矩曰辟曰好惡曰忠信曰

仁義皆以其心言之也而通之於各條因事以明其理因理而會諸心通一無二故曰有貫穿之義焉是故君子之學讀誠意之事則感其意之理讀正心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修身之事則感其心之理讀齊家之事則感其家之理讀治國之事則感其國之理讀平天下之事則感其天下之理理也者吾之良知也學之者所以覺其良知也知也存之人存存存而不息由一念而達諸萬事皆行也故曰有感悟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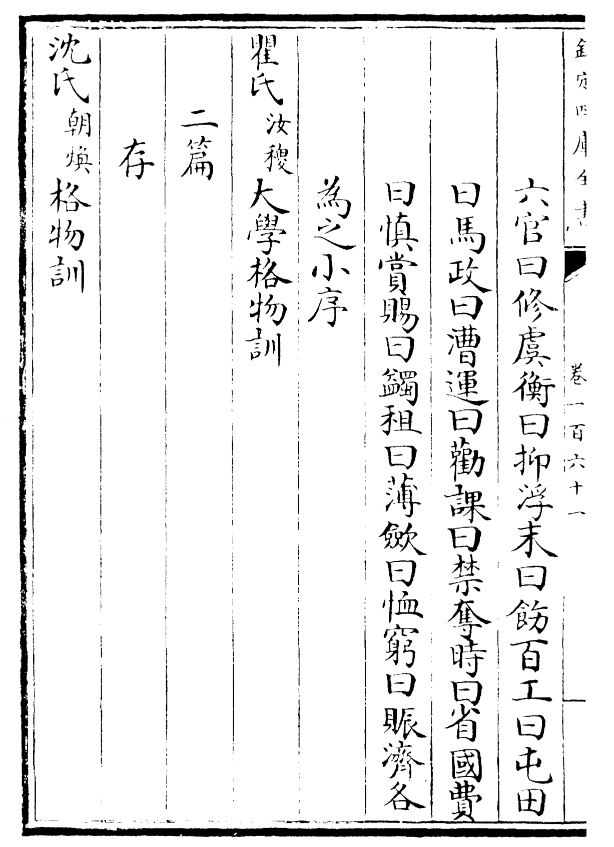
焉是故讀斯通者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備於我矣故君得之以成其仁臣得之以成其敬學士得之以成其德家國天下之民得之以會極而歸極是故聖人之學無餘藴矣或曰諸通無格致者何也臣曰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無非格致之地也夫又何贅焉或又曰夫格致而不及天下萬物者何也臣曰意心身家國天下一貫聖門切問近思之學也然而天下萬物同體無外矣雖位育配天可

也何別高遠之求哉疑曰真德秀之衍義丘濬之補具矣而乃又有格物通者何居臣應之曰孔門一本無二之指臣幸得之於正經證之於諸儒仰稽於我皇祖之訓者上下十餘年而思欲効其愚見者久矣乃今伏聞聖明四年七月初四日詔令文臣撮經書史鑑有關帝王德政之要者直解進覽臣實欣慶聖學日升務求典要竊念臣亦舊忝詞臣講官也心在皇室忠切勸學故不揣踈愚遠自伏羲二帝三王與

夫諸儒之格言近至我祖宗列聖之謨烈章采而節釋之不詭於衍義與補而容或少有發明而一助焉庶或上裨聖明進德修業合一之要領且明經文直以格物為諸條之統會樞紐也有隨事體認之實合孔門求仁一貫之指夫聖人之學體用一原本末遠近一致知行並進者也此臣格物通之所以作也

按是書蓋倣真氏大學衍義而作誠意之目八曰審幾曰立志曰謀慮曰感應曰儆戒曰

敬天曰敬祖考曰畏民正心不列目修身之目三曰正威儀曰愼言動曰進德業齊家之目七曰謹妃匹曰正嫡庶曰事親長曰養太子曰嚴內外曰恤孤幼曰御臣妾治國之目七曰事君使臣曰立敎興化曰事長慈幼曰使衆臨民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正萬民平天下之綱三曰公好惡曰用人曰理財目二十曰學校曰舉措曰課功曰任相曰任將曰



六官曰修虞衡曰抑浮末曰飭百工曰屯田曰馬政曰漕運曰勸課曰禁奪時曰省國費曰慎賞賜曰蠲租曰薄斂曰恤窮曰賑濟各為之小序

瞿氏汝稷大學格物訓

二篇

存

沈氏朝煥格物訓

一篇

存

鄭玥曰朝煥字伯含仁和人萬歷壬辰進士官至福建參政格物訓一篇雜以二氏之說不能使學者心折也

程氏時登大學本末圖說

一卷

佚

時登自序曰大學曰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以是考之堯舜之所以帝禹湯文武之所以王漢唐之所以僅治而旋亂秦隋之所以大亂而遂亡者效蓋可見也宋受天命以道治天下於是河南二程子出始取是書而推明之崇政數劉叔子豈徒託之空言哉自是厥後朱子有章句西山有衍義雖至治之澤未溥而大道之要已明矣歷代指掌舊嘗有圖顧綱目有圖義例多舛因復為此以備觀覽名曰大

學本末圖起春秋迄五季凡若干年君德之修否治體之醇疵國祚之短長世道之否泰井然易見歲月舉而天時明正閏分而君道立災異紀而人事驗君子小人內外之位定而盜賊僭亂消長之勢分唐虞三代之君其本正而末隨之故修身而下四者之目詳天下國家事既簡而治亦隆漢唐以來之君不反其本而求其末故修身以下四者之目畧天下國家事徒煩而治愈寡人知大學之道有時而不彰而不

知大學之道無時而可易也嗚呼我之為是圖也可以感矣事及帝王而圖始春秋大學帝王心法治法春秋之法外意也歐陽子修五代史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故述本紀以法治而正亂君嗚呼本之大學之道繩之以春秋之法後之觀是圖者其必有所感矣

按許瑶作行狀稱大學本末圖說自堯即位甲辰迄周顯德己未今由自序繹之則圖始

於春秋非自堯甲辰始也咸淳甲戌合試江
東九路士子時登居首入太學宋亡既移入
元不仕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許溶